祇平居士集

祇平居士集卷九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壽序一

問松陳翁七十壽序

秀水之新塍有隱君子曰問松陳翁爲人端慤醇謹不事標飾里中人無不望而敬之先是翁父蕙鄉先生當翁年六十餘歲猶存翁左右扶掖一出入必偕父子皤然里中侈爲盛事時先生以高年負鄉里重望邑有司以齒尊德茂旌其閭而翁繼其後人多仰其世德翁少在壠畒不慕榮利然性獨好觀史傳見古人所爲盛德事摩挲往復玩不忍釋則指示其子弟曰作人須如是乃佳耳鄉人有鬻

子償債者翁輒代爲經畫以保全之或負翁債不能償則遂毀其券蓋其厚如此今年翁七十其誕以歲之元日子于上先偕計吏入京未得與於捧觴之列及是成進士得官縣令西蜀將還歸爲翁壽乞余言以序其事余觀世俗競於榮利之塲日强其力所不能以求饜其意所欲得敝敝焉殫畢生之勤而卒無成者可勝道哉若翁之湻樸於世若淡然無所營者而其得天之厚視夫鋭進鶩取之士反有過之田園所入歲足自供不苟於利而亦未嘗乏匱長子于王名隸太學而仲子于上復崛起成進士將大發其詩書之澤以爲翁遲暮之娛孫甥滿前捧觴既拜且與其配並享遐福其壽不誠可賀也哉蓋嘗論人世福澤之

來必有其致之之由與所以受之之具譬之市物無以易之不能強得也得而無以容之則亦滿溢之為患矣故夫世之銳進竊取者無論卒無可覬即幸而有得亦第如強者攫取人物以為已有究之守且不能終日而禍敗已立隨之若翁之於世雖非有心以希福然其敦龐渟固之氣積之於躬而見之於行郵馳於鄉里頌說之口余雖未獲接其人而一想其行事輒未嘗不為之低徊也蓋其所以致福者有本矣而其厚德者於再世則其醬之彌久而發之宜益大吾知人世壽富康寧之福翁所以受之者實冲乎有餘量也已于上又言翁精易學於焦氏京氏之說獨有心悟審如是則於陰陽消長之理窺之微矣將順運委

化以游乎無窮者也區區人世之所云又奚足爲翁瀆哉因書之以致無疆之頌云

代劉東武壽西巖陶翁序

陶生汪鈺自少有聲黌序及貢成均一時祭酒司業皆愛重其文試輒高等歲丙寅補正藍旗官學教習丁卯余奉命副今大司寇協辦大學士阿公主順天鄉試生實與其選戊辰試禮闈文已入格以額溢致遺於是生在京師六年矣旦暮念其親弗置一日謁大司成宗室德公請告以去而其父同知君西巖翁誕辰在今十一月初三日先期來請余爲壽之辭余惟士人銳志功名委身京國有不得內顧其親者矣彼非樂於違親亦將有所得於是以爲

父母榮也則雖其未可必得之遇猶將徘徊觀望焉豈其名位指日可幾顧獨離而遠去哉生始肄業太學三年例當得學博士官既又教習官學曆鄉舉故事由鄉舉教習者期滿得官縣令縣令視學博士人尤爲榮且生距報滿之期幾數月非有歷歲踰時之久不難以少待乃一旦采蘭動念脂車輒行雖以德公之愛其才而再四諭留不得夫豈其與仕進者殊心而不欲以是爲親榮與生言翁爲人淳樸無外慕性獨勇於爲善雍正某年歲荒倡募賑饑全活數千人邑令董君手扁其堂曰仁心爲質平居閉門吟咏覽古事自怡悅而已絕不與戶外事由此言之生之恬於仕進而汲汲於歸壽其親豈獨生之志有異於人人

亦翁之有以自樂而無藉於世俗之所待為榮也雖然翁既享有令子其姓名亦登於賢書而從子又誅先於甲子歲獲舉今並轡而歸至期奉觴上壽率其族人賓戚相與燕飲爲懽不亦極一時之盛乎而翁之厚德其世宜有與者生之才庶足以當之吾知世俗之所榮翁亦不能以終却矣

蕭素亭壽序

余昔承乏將樂將樂雖小縣英才林立膠序之士習舉業應有司試者其文章往往可觀然余在縣日滋求其能讀古書者僅得廖生其父一人廖生生長宦族今貧無立錐澹然不以屑意闔戶咏歌雖日午鮭泠無烟自若也余以

是深愛重之癸酉夏四月余既罪廢爲民幽居南劍州僧寺蕭生聿淳聿修聿懷來見示余以其尊人所著述書於是又知有素亭蕭君者也君爲深谷先生從孫先生以文名當世稱之者躋諸魏冰叔汪鈍翁諸公之列君於其家子弟中最荷知賞親承講畫爲多今讀其文可以知所學之有自益嘗論士人讀書著文求之古者貴其能解出之已者尤貴予人以可解昔昌黎稱東野之詩曰妥帖稱樊宗師之文曰從順皇甫持正之稱次山曰心語相應其稱昌黎曰章安句適至宋蘇氏父子自言其文則曰所向如志曰意之所到曲折赴之從古魁人傑士能以其言自立於不朽者不過歸於辭達而止所謂與人以可解者也予

人以可解者必先自求其解孟子云以意逆志史公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杜元凱云優而柔之厭而飫之而昌黎亦云沈潛乎義訓反覆乎句讀皆古人讀書之法也今世以莽鹵爲學不復能虛心究味於古人辭旨之所存但胸中橫梗一意屈古人以從我以爲其言如是云云耳於是以其所不解者而驅之爲之文無綱或鵠麗射馬乃中獐金鑛錯陳甲乙倒置橫騖別馳自以爲風發而泉湧矣乃使讀之者茫如羅剎國人之聞華語莫解其何謂孫可之有言破經碎史觀者啓齒斯不亦今文之通患哉君於書無所不讀尤能精究其解故其爲文如繭之抽如髮之櫛如太羹之充飢如朱絃之發響於疏越雲披霧剝風暄日

明讀之者心意融釋人人自以得其所欲言所謂曉人當如是者豈非深谷先生之遺教耶月之廿有一日爲君六十之誕辰蘭生兄弟亟來索余爲壽之辭余昨歲得廖生書自言迂疏寡學恐與草木同腐而汲汲焉圖所以自立者余深愧無以答其意今君稟承家學至老益勤以力求古人不朽之業則其自立者遠矣抑余聞蕭氏世多耆碩之彥君祖恕菴翁年逾大耋當今　上御極之初以老諸生受　賜七品冠服邑里榮之然則壽自君家所有更何俟於余言姑次余論文之語以復於君即以爲君一觴之侑云

黃可爲壽序

余讀龜山先生所爲陳居士傳竊慨然有意乎其爲人夫其伏處鄉閭非有卓然表見之蹟而後之人仰其高行恍見李仲元黄叔度之流風盎其醇懿温粹之性有過人者意其風土敦龐所謂山海之奥區士生其間得氣固有獨厚乎及余承乏爲縣來游龜山之鄉見夫士安於庠農狎於畝民生衣食之資不待他仰而足而紛華浮僞之習亦無自而滋間嘗流覽山川以爲巖棲谷處之中當必有含德隱耀如陳居士其人者方爲吏事所牽竊恨無由物色之今年冬余以罷官重至其地抱疴杜門不復與世相聞而邑人士多喜從余游者因得盡知其膠序之才賢而後乃聞有黄君云黄君之行無以甚異於人也然而里中人

無少長悉稱之爲長者其與人必誠必敬雖童孺未嘗以色加之其居家怡怡愉愉視從父昆弟無異於同父昆弟視昆弟及從昆弟之子無異於已之子凡家人生產作業諸昆弟不能兼及者君獨身任其勞以故自其世父以下至於昆弟之子共爨而炊同器而食五十餘年如一日也蓋其順睦之氣施於其家而信於其里黨者竊謂擬之於陳居士殆可無媿今年君六十以十二月九日爲其誕辰其子士芳亟來請余爲壽之文君遠祖兵部侍郎忠簡公當宋理宗朝頗著名蹟及明永樂間復有簡菴公起而官戶部侍郎者君時時舉二公之遺行以訓其後人今士芳以才藝馳聲郡校幼子鍾憲亦且彬彬向於文學行將大發

其詩書之澤以趾美前人而余獨以君之懿行淳德擬之於陳居士以爲使士之居鄉者皆以君爲法庶幾薫陶浸灌相與輔成其美異時採風者過之雍雍乎禮讓之成俗也而以爲誠不愧海瀕之鄒魯斯不亦桑梓之光榮乎夫舉其鄉之前哲以爲頌禱而因以詔乎其里之人是亦去位者惓惓之餘意也遂不辭其請而爲之序

熊叟壽序

往余爲令將樂既受代將行諸父老皆來餞送於衢一叟跪拜進趨禮容甚虔呼與之語應對秩然心竊異之以爲此必舊家子非尋常編戶氓也其秋余被廢爲民幽居南劍諸父老爲余列陳治行愬之省憲二府二府爲好言慰

諭之且曰爾民願飽衣服飲食於故令者聽自是邑民來視余者不絕或言有熊叟者病不能來然時時思念我俟語及輒爲流涕閩省憲二府慰諭父老之詞且喜且悲至慨然嘆泣不能止余未知熊叟問之則余去縣時呼語於衢者即是人也明年余重至將樂叟病痺令諸孫扶抱來見毎見未嘗不垂涕也已而邑諸生來問業者頗多熊氏子弟而叟之孫瀛洲亦與焉詢其家世始知熊氏自南宋來數百年爲衣冠舊族而叟之爲人往往爲其族子弟所稱許余因得聞其行事之詳益歎叟非尋常編戶氓也叟兄弟五人父歿家盡廢叟苦心營計得稍稍復其故業已而諸兄弟求分異叟不以自私悉均授之一族兄喪耦而

貧爲急債所迫欲賣其腴姊叟以兄未有子爲㒸已田代償之姊得復留後連舉數子今年十月某日爲叟七十之誕辰叟之子某及孫瀛洲皆來乞言以爲壽余惟令與民非素習也一日臨御其上羣然以父母奉之者謂其權勢足以相及耳今叟之睠睠於余乃在余去縣一年之後若是者豈不異哉葢觀叟之厚於其族人昆弟者如此而後知其至性有過人者也古稱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者其叟之謂也與顧余昨歲嘗再至其縣叟見余悲泣如故今當登堂受賀之日其子若孫相與誦述余言得毋有感其悲思復爲余停觴而隕涕者乎然叟之素行著於邑中其昆弟族人今亦多有存者卽余所稱其族兄之子亦皆已

成立至期列拜捧觴同聲誦述余言以爲壽不亦可以快然而無憾乎而迴憶捧觴餞余之日呼語於衢於是時益早已與叟作之合矣不腆之詞即以答叟一觴之餞可乎

醫者羅叟壽序

羅喬之父曰羅叟自寧化徙居將樂以醫名尤工外科之術我友許及人嘗自橋上下墮數十尺舁回家幾不能臥起叟藥之亟愈其子喬嘗讀書學進士業邑之人以喬故寧化籍屏弗與試遂棄去學繪畫之事往來西北諸村墟往往所至多知有喬名余昔爲縣時初未知叟比去叟與其里中諸父老設供帳奉觴跪拜餞余於東門之衢後數月余被論落職幽居南劍邑人相率醵錢爲贈叟亦與焉

然余故不知有叟也昨冬負罪來此叟時時來餽食飲余異而問之自是始知有叟而余有事需他人爲奔走者叟必命其子職其勞一日余以書致同年友之爲泰寧令者喬爲槖書以往令知於我厚也爲闢中門延入親與爲揖讓備賓主之禮復爲請於其邑之爲京朝官者題額以贈叟鄉里皆以爲榮及是喬來告余曰喬之父以明年某月爲其六十之誕辰必得侯之一言以爲壽侯其無辭因跽以請余曰叟以醫游食此邦浮沈里巷之中而能以其名自達於前日之長吏致鄉之長吏亦爲動容而因以見重於京朝之官叟之名自此遠矣夫人自六十七十以至百年此世之所恒有不足以煩紀載叟之行其足以動人者

如此是其中必有異乎人者而非猶是尋常傴僂杖鄉之老徒以年齒邀後生輩推重可知矣庶幾可以著之於文而爲壽巳乎喬欣然起拜曰善請書之繼自今當歲歲誦侯之言以爲吾父一觴之侑焉

黎峻表壽序

將樂黎榮祖欲壽其父乞言於前令王元啓曰吾先世世居江西之南城明萬歷間有登戊戌進士第歷官雲南布政使曰民範者吾五世祖承德郎曉池翁之兄也承德生太學生文亮始遷將樂是爲吾之高祖至吾父四世矣吾父兄弟四人吾祖父早背吾父與諸父奉養吾祖母盡歡吾父年五十始與諸父異爨然猶共守故廬白首相隨友

愛無間初爲縣從事考滿得授登仕郎待選縣主簿十餘年來敎飭自守未嘗妄與公府之事今年六十以九月某日爲其誕辰吾兄弟無以爲親娛願得夫子之言以佐奉一觴唯夫子勿吝余謂君前世以儒術顯徙閩以來闕弗克彰葢已百有餘年君始列名仕版而敎其二子爲進士業儕輩往往稱之庶幾不廢其先世之緒又出身掾史之中而能篤修醇謹之行較之昔人所稱鼓刀筆工獄讞以機變舞訟爲能者君可謂賢於人遠矣遂比次其語書之卽以爲壽君名嵩字峻表二子少者名某榮祖其長子云

熊憲我壽序

熊氏爲將樂著姓余爲縣日聞其先有鄉賢敗巷先生者

以文行推重士林而其子芝山翁孫禹嵓翁世有淳德邑里稱之昨余罷廢後重來茲土熊氏子弟多從余游者類皆恂恂醇謹可以想見其先代之遺風今年寔我熊翁年七十以五月七日爲其初度之辰其子期元期進來乞余文爲壽翁禹嵓翁子也余既夙知其家世之詳而翁之爲人有足動余之深感者則余又烏得而無言也葢俗之不復返於三代之隆也貧者既内迫於飢寒徒知乘時逐利以苟便其私而不復知有忠信遜讓之節富者所得愈多則所望愈奢而操其奇羸又實足以鉤餌羅絡乎斯人而恣其攫取之謀夫是以機智日滋而敦龎淳厚之風遂至泯焉澌盡而無復有留餘莊生有言焚符破璽而民樸鄙

掊斗折衡而民不爭語雖過激誠有慨乎其言之也翁自幼至老不知世間有機事一切有無出入錢物記注與夫權衡銖兩毫不以攖其胸中而惟恪守其先世忠厚之傳諄諄焉教其子以讀書爲善所謂含其明則不鑠含其聰則不累含其知則不惑含其德則不僻推其道而充之豈非至治之極而淳古之風不可復見於此日歟翁幼入郡校爲學官弟子三十餘年自歲科兩試外雖同輩有經時不見其面者及其歸老於家窮年鍵戶抑首几硏閒時時捉筆爲文如其弟子時而敦厚樸誠足以化末俗之澆漓而爲鄉里後生之表式者尤能無忝於其先世之德余故爲論而序之如此期元又言翁居祖母喪及侍其母疾亟

年皆有過人之行至於推多取寡曲全骨肉之恩尤有人所難者然此翁之內行其族黨閭當自知之而非余寓公僑客之所容贅述者矣

徐氏雙壽序

徐君濤遠生七月而孤母太孺人鞠養之先是君之考某翁性好書尤尊禮賢士太孺人敬承翁志於延師課子極盡其誠每諸子夜讀常攜筐就燈火躬自辟苧以助其勤太孺人每辟苧以滿筐爲率不中率不休旦遣小奴攜入市易錢買魚菽爲其師具膳時翁所遺業差可以給而太孺人奉其師膳必取諸十指之所出蓋其篤於奉師如此其後君與兩兄先後入庠序而君配王孺人爲歲進士諱

某之子某縣知縣諱洵之女弟家世隆盛獨能以勤儉之德佐君爲家而外舅進士君復時代理其家務不令絲毫有擾於君心君既禀承母教得賢配爲內助又有外舅爲之主持益復專心肆力於學日銳厲爲進取之圖而數試鄉闈不第會進士君卒君家務益繁而二子朝偉朝倬繼起皆以工爲進士之業有聲於邑中君遂一意教督其子時時舉太孺人之所以爲教與其父翁之所望於其後者勗勵之期以光紹前人之志乾隆乙亥君年五十時朝倬已於癸酉登賢書乙榜而朝偉亦亟爲郡邑當事所稱許有遠大之期於是君以四月十八爲誕生之辰而王孺人與君同年生其誕即以是月之初七先後旬日之間再舉

壽觴二子因來謁余爲其雙壽之序余昔爲令於此以經義課諸生得朝倬心竊異之謂其文非世俗耳剽目襲者之所能及余報罷後與君還往又時時得見朝倬之所爲文於是始知其家學之源流而朝倬爲余言其祖母督訓之嚴與君之敬承母訓以啓迪其後嗣者其事尤悉余故特書之爲朝倬兄弟勉卽以爲君與孺人之壽焉

蕭利謙壽序

諸生蕭我撝利謙以十月某日爲其誕生之辰於是年年六十其子某以爲觴酒豆肉未足爲親娛必求先生長者之文以寵光之乃手錄其家所藏文字可以槩見其生平者綜爲一通書先期來請於余以爲壽蓋君之先世世有

淳德其祖梓材翁勇於爲善里有義舉常割産助之父兼一翁毎遇歳暮時分米肉恤里之貧者里人無不懷之君之敦厚大率類其父祖尤精岐黄術於貧者徒施藥與之不責其償歳進士張君沂嘗爲文以贈謂其於人世欣戚之端漠然無動於中而惟肫肫於孝友婣任恤之行服君自謂不輕予人文斯言蓋不妄者雍正六年前令馮景曾奉　明詔敦選文行兼優之士充鄉約正君實與其選時兼一翁年六十馮君爲文以壽鄉里與榮焉今二十餘年君又六十而其子復徵文於余以爲壽俯仰前後時事之變遷不知有幾蕭氏獨始終如故其壽不誠可賀也乎雖然余與馮君游宦此邦於君家世行事皆得於傳聞而

進士張君於君爲鄉里前輩時君年始逾壯又非如世俗爲壽之文迫於所請而不可却者而獨爲文以贈君之行必深有當於其心者矣古時論人者必有取於其鄉里之評非虛也昔漢東平王蒼曰爲善最樂宋歐陽子曰惟爲善者能有後君世世爲善又諸子皆恂恂好學能世其家然則君之爲壽者遠矣

張叟壽序

張熾父張叟年七十熾來乞言以爲壽熾之言曰吾父年十八而喪吾祖無寸田尺宅之遺辛勤拮据育養其弱妹而嫁遣之上奉寡母四十餘年能竭力致養而於葬事尤盡其誠娶吾母生子熤及熾二人而吾母早世吾父念吾

母治生艱苦不忍更娶後妻提攜二嬰以父兼母雖便溲
厠牏猥褻之事悉躬親之及吾兄弟旣長爲娶婦令熤治
養具而熾讀書令吾父年老而熾不肖數困於試不能及
時進取以爲親榮然綜計吾父一生事其母以孝撫弱妹
以恩其爲夫也義而爲父也慈其於倫理之間庶幾無愧
願夫子之有以張之也又曰吾父伏處閭巷之間非有奇
節異行可紀其畢生竭力以求無愧於心者不過葬養嫁
娶之常人人共有之事然無尺寸基業可憑獨能自盡其
誠無一事茍以自諉此實人世之所難而亦鄉里之所共
爲欽服者也余謂人生壯盛之年莫不奮然思有所爲顧
由旣老之後追念生平負疚者常多其可以自慰者殊少

也叟獨一一有以自盡如此於是與其親知故舊廣筵會集談說生平舉觴相慶不亦暢然而無憾乎而其舉生艱難勤瘁人方疑其謀食之不遑而獨能以詩書教其子使儒服而從縉紳士大夫游彼所稱鄒魯之士顧或好賈而趨利者視此尤可愧矣遂比次其語書之即以爲壽叟名某字某其誕以某月日今年實乾隆二十年是爲序

吳周來壽序

吳君周來以某月日爲其誕生之辰其子景源來請余文以爲壽問其居將樂安仁里人也問其世自其先曰伯俊者始家安仁十四傳而君父以侯翁以高等生食餼於縣序君與伯兄謙皆補博士弟子而景源復繼起爲諸生由

是吳氏遂世爲詩禮之家問其行君早喪母事後母及其
父娶無失禮後母弟死遺孤男女皆幼君爲經紀其家性
夷坦不設城府不與人爭是非尤善自怡悅人皆樂而親
之問其年君生康熙之某甲子於是年年六十有幾矣余
謂世之爲壽者自五十以往每旬而一加今六十有幾而
爲壽何居景源避席再拜言曰前此吾父年六十景源亦
嘗求達者之文以寵光之近吾父於他所得覩夫子之文
爽然如有所失復時時取夫子之文諷詠不去口景源知
吾父之有愛於夫子之文也是以來請倘夫子不鄙而賜
以一言則觴酒豆肉景源將歲歲奉吾父爲一日之歡吾
父固已欣然也奚必及旬而行事哉又曰吾父稱夫子之

文辭質而義意可思不爲末俗浮飾之言非近今所有也
余聞之慨然而有歎焉夫人子之壽其親本以致其愛慕
無已之情而俗以夸詡相高雖富貴之家其力亦絀於所
不繼乃於年之每進一紀爲大會以娛之要之文盛而實
則衰矣景源之壽其親非世俗之所謂壽其親也然其懽
忻和樂之意乃有更倍於爲媮嬉之大宴者此固古者養
老敎孝之遺規而亦足以覘吳氏詩禮之家風也已抑世
之爲壽者多好爲華飾之詞而君獨有取於余文之質是
豈其好尚之獨殊葢其素行有不樂於浮侈者以是知景
源所稱其孝友淳樸之行皆可以信其實然非妄也夫待
於外以爲榮古人謂之類於欺顧世之爲子者樂以欺奉

其親而親亦樂人之歎已是相率爲歎而已何以謂之壽其親韓子云待巳以信而事親以誠吳氏父子有焉此吾之所以樂爲君壽者也

祇平居士集卷九終

鉅野門人軒轅華南訂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壽序二

蕭氏雙壽序

將樂之北鄉有地曰安仁與邵武郡壤距縣治最遠余被廢後寄居縣中以文字與諸賢相酬酢縣中士無不識者獨安仁去縣既遠又皆山路行必臈猶始至以故束脩之問常通而來見者特少今年夏余應僉憲李公之聘來壯延平有蕭生恩錫者安仁里人也由邵武入順昌越既箏之界以達於南平登陟峻嶺走三千八百之磡入建安門謁余於紫雲之巖道南書院之舍以其父母之壽爲請益

其父蕭君步由以明歲三月某日爲其六十誕辰而其母伍孺人先君一年生其誕在今年九月某日恩錫兄弟將於君孺人誕日廣名賓姻爲賀君既謝不敢當而末俗之禮多求文以致頌禱之意君復抑然自下謂平居無異俗之行稍或譽之過情祗增慚恧非所以將順吾之意於是恩錫跪而請曰前邑令王侯不妄許與人其爲文直且不華得一言庶可以無愧盍往請焉君獨喜不拒恩錫遂承命以來君性恬退不樂與時爲競爲郡學增廣生三十年足未一履省門之閾每五年有司編審黃冊始一入城市統計一生入城市不能十數早喪父母先世遺業日就圮惻補衣疏食怡然安之歲庚申火焚其廬攜妻子就故時藏穀垣窌以居几

榻不具未嘗一日有愁歎之容客至値窘乏時不能供魚菽爲草具以進亦不爲辭謝其坦懷遇物多若此於家事不訾省孺人佐以勤約用是不至於匱蓋恩錫之稱之者如此余考前志稱剣俗儉素而質直而將樂在宋時有陳居士者以忠信愿慤爲龜山所稱許一時名公卿皆歎仰之至今如見乎其人顧今城市之習亦稍近浮儇有心者有世道之憂焉而君夫婦高隱鄉閭獨守純樸之素殆猶有前古之遺風歟恩錫歸矣余聞三千八百磡在萬山中嶺最高螺旋而上凡歷萬有餘級旁有居民皆巖棲而谷汲出入於猿猱之羣其土風與太古無殊恩錫往來於此歸爲父母道說其山川之幽異如此風氣之敦龐又如此

恍然神游葛天無懷之世當必有深契於君心者則所以勸進一觴而為君與孺人壽者豈必有藉於區區朽拙之詞哉

萬氏雙壽序

將樂有老諸生曰萬君懋修字敬存前余僑寓邑中君年老猶偕其子里鴻時時來問業既來延平君數數有書及余自稱六十九歲門生今年里鴻為學使者取錄得入縣學為諸生年甫踰冠而君年已七十矣君赴郡邑試蓋自丱髫之年顧累試不利一日其同舍生工李虛中之術以君始生年月日干支推君畢生進止休咎謂君年六十一歲始得入黌校為諸生君笑曰吾年過六十獨不可謀兒

子輩使續成吾志顧垂老猶與後生輩馳逐乎其後更試不售而君氣殊不少衰卒至六十一歲爲諸生如同舍生之言舊時邑中諸後生試不售輒杜門經月道遇同試而獲雋者必走避之君獨晨起具衣冠遍走諸獲雋者之門爲道賀欣然談笑若已與榮焉其性夷坦不忮忌如此君嘗自言一生爲嫁娶所累蓋君先已四娶至五娶而得今配廖孺人又君所生女子子五人故其治裝遣嫁亦五然君男子子亦復五人其一人先娶謝孺人所生餘皆廖出也君尤善自娛戲未嘗一日有戚戚之容雖家無經宿之儲遇親知故舊相會集撫掌歡然高談竟日不復爲明日鹽米有無計也君始生之辰在十一月八日廖孺人後君

二十年而其始生月日皆同於是其子里鴻來謁余爲君孺人雙壽之序余謂君四娶皆夭獨得同月日生者爲毋育多子以成其家而與君偕老其事殆有不偶然者豈其數有前定如君同舍生之言進止休咎皆非人所自主者耶而君爲人委懷任運終日欣欣抑豈有得於同舍生之言故無復生有餘不足之念也耶莊生逍遙之論以爲物各有分不相跂慕則羨欲之累絶累絶則悲去而性命安故其壽於物也爲冥靈爲大椿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君能適已以自足是有得於莊子逍遙之旨者也然則其壽殆未可涯量矣今試與君約更三十年余以事重至此邦見有白頭夫婦行歌拾穗鼓而嬉於壟者其殆君夫婦也

耶斯時重舉一觴爲追道前此入學之年殆不啻如曩稱之時矣而君以名剌自通其又將稱爲幾十幾歲門生也耶

余麗北壽序

太學生余家辰麗北北居將樂之余坑世以貲雄君性豪邁尙義不齪齪爲持籌鑽核之智獨喜賙恤人乾隆丙辰歲饑米價騰踴君出廩粟下其估十之二以濟遠近乏食之民癸亥又饑君出粟下估平糶如故復爲粥以食遠方來就糴者於宗族中尤敦睦無間君父兄弟六人皆有子故君從父昆弟最多一兄早世遺孤未壯而夭其嫂氏窮困無歸君爲迎養於家至今孝敬不衰一兄子五歲父亡母

去君收養之以長復爲娶婦其季父兄惟二子喪其嫡不能復娶兄以無後爲慮卽爲更娶後妻後妻死又娶至三娶乃已至於疏屬中有貧不能具殮者君必代爲買棺若是者尤不能一二數於是君以今年九月五日爲其六十之誕辰其子文騰走數百里外來乞余文以爲壽余謂世俗爲壽者鋪長筵設廣席鄉里畢會相與誦吉祥美善之辭以博哄堂一餉之樂而已如君者其風節行誼稱與之足以表率里黨而訓厚其風俗以是著之於文而爲壽其庶乎不爲無益之虛詞乎遂不辭其請而序之

偃游介賈君壽序

上之二十一年秋絳縣賈君奉　命出宰偃游偃游爲閩

南文獻之邦自蔡襄鄭樵輩皆篤生其地厥後代有聞人考之圖記宋元符大觀間登進士者每科至十數人爲顧自近年以來漸以寥落君到縣訪求利病因革所至因及山川風土之說凡所以培地脈固襟抱發揚其靈秀之氣以振起斯文者靡不悉心考究而學宮爲先聖妥靈之所一邑之人才萃焉舊制未協於度君爲改作而一新之士皆悅喜先是治城東北隅有金石山宋待制傅楫讀書於此前令陳君與祚即其址建書院選邑之俊秀給之廩餼使晨夕肄業其中陳君既去諸生皆散處自便有司月給廩米徒循故事而已君特加意作新令諸生各歸院肄業復爲倍其廩餼以招徠之其有裹糧負笈來者察其文藝

可觀雖前此未經甄錄亦飭都養一一體致餐由是廡舍不足以容往往院之旁琳宮梵宇一一皆諸生挾冊之所每當宵分人寂燈火熒然環山之麓絃誦之聲鏘鳴相答也於是君以六月八日爲其初度之辰諸生輩相與製錦爲壽謁余爲文以序之余惟古大臣以人事君雖其出諸已者宣力効忠靡所不盡而尤汲汲於培養人才以儲國家之用卽出守方隅亦必以得人爲先務故子游以禮樂敎武城孔子嘉之謂其能以大道治小邑世徒區區於簿書期會之間以趨辦爲能見有談古人敎養之方莫不迂且笑之君獨能以爲先其所用意者遠矣異時偃游之士彬彬繼起接武前賢出效國家之用君之所以仰酬　恩遇上

答　主知者葢在乎此此古大臣宰相之所用心者而豈與區區俗吏爭一時趨辦之能哉余既與君有先後僚寀之誼又嘗同游於虞山夫子之門知君爲素茲又忝居師席於諸生之請不可以辭因敘君治行之大者書之卽以爲壽

周象存壽序

乾隆庚辰九月六日將樂周君象存七十之誕辰也先是邑之金谿門外故有浮橋自明萬歷以來廢已久邑人無有能修復之者君謂吾周氏世以濟人利物爲功吾五世祖諱世紳佐邑丞范君大濩修復三華橋其事至今郡垂邑乘吾爲其後不克光紹前人之志卽徒擁厚貲奚賴焉

因爲庀材飭工製方舟二十有八左右聯以鐵緪令行者如履坦途時歲戊寅十月工告訖功已而舟爲漲水所壞順流漂泊觸石俱破至有不知其所往者君爲續理前功以濟於成前後糜金錢百萬有奇遠近操筆之士爭爲詩歌以美其事至是其子名勳澤長將於君之誕日奉進一觴因乞余文爲序余惟前此有儒學訓導朱君者年老病臥官舍家極貧自言難爲其身後計君慨然以殯殮之事自任朱君爲伏枕叩頭以謝一日天未明君方熟寢有風肅然直入其戶室中人皆驚起君曰此必朱君之靈朱君已死其來告行於吾乎趨往視之纔頃刻耳君既買棺以殮且爲賻賻以歸其喪邑人以此多君之義而君之父祖

家道中落父卒時有遺言相囑君蹷然深勤於中疲躬瘁志三十餘年遂至大振其業又嘗撫教其弟之遺孤俾克成立而後遺之續修周氏世譜以合其族皆其行事之可紀者茲復解私囊千金爲橋以濟行人人知君之尙義好施有惠澤以及於人而不知其畢生艱難劬瘁一本於篤念前人之意至於浮橋之作使前世之功德由此益彰尤足爲周氏之孝子慈孫也已夫必厚於本始而後能有惠澤以及於人此固非徒事豪舉者所能爲而余也嘗忝爲斯邑之令其於敦本尙義之士尤當厚奬以勵斯民是以言之不厭其複所謂樂道之者書之固宜不一而足云

陸靜存壽序

將樂陸生振奇從余游最久其與人有畛域而情誼至篤余稱之以爲有常之吉士其父曰靜存翁嘗請余譜其先世所謂鳳鳴者翁高伯祖也陸氏當前代時以武功世襲將樂守禦所正百戶至鳳鳴攻文勵行爲名諸生其後仍世入庠序至 本朝遂爲邑中詩禮之家翁爲人樂易與其弟思存友愛尤篤思存早廢學又無所事事翁一任其優游無所問一日思存不自安去之南鄉之楊坊操耒而耕翁留之不可則舉先世遺業授之思存不肯曰吾獨身自食易易耳兄持門戶食口衆歲以舌耕所入佐之今撫我及壯我無以爲報忍復奪兄之有自肥乎其後思存能自立買田築室娶妻生一子時時迎翁往就其養翁素患

胃疾飲食不與人同思存爲別具飯餉妻兒晨夕謹伺之視其兄之子不啻於已生邑人於翁兄弟間盡兩賢之翁少時所與俱學者三人每出入必偕邑人稱以爲誼比之三股索言其綢繆無間也翁性廉謹自學官廩米諸生脩脯外不妄取一錢其一人不自飭翁屢戒不悛至爲危語以相激聞者悚然疑翁有意欲絕之然其人諒翁之誠不以爲怨翁亦始終相愛厚竟其人之死一出入必偕如故也於是翁年七十振奇來請余文以爲壽余嘗稱振奇有常觀翁之待其友可謂有常矣時翁以積學久次膺歲貢振奇食餼於郡膠而次子振謨亦新補縣學弟子邑人所以樂爲翁壽者葢在於此而余獨重翁之質淳不貳又丈

子克世其厚庶幾不愧吉士之目而振奇稱叔父之賢至不容口因附著之亦以見翁篤於友悌能令思存年老而敬事其兄若此云

蕭盡思壽序

乾隆十七年余攝事將樂諸生赴科舉余送之江滸蕭君盡思與余論文有契始識之後余廢居南劍君來訾余於蕭寺余出近著論説辨解數篇相示君袖以往為賦五字句詩見答自是往來始密是年冬余重至將樂君遂常常過余君嗜古篤學而與世寡諧顧獨於余殷殷焉君少與同邑張問明及其族子鳳威相友善問明工為詩而鳳威以能古文名邑中君復兩通其業以是三人者往來靡間

其後問明死屬威以老病杜門君遂漠然無所向時時獨行出東郭門過四賢祠登其閣或游南郊金谿巖眺覽竟日得句歸錄之闔戶諷詠以此自娛渡金谿而南有梅林袤數里無雜樹一日天大寒君獨往其下徘徊及暮歸而叩門相訪折一巨枝爲贈侑以二詩旁人皆竊笑之君欣然意殊自得也君未有子獨時時抱其女之子以嬉余過之君指而言曰邑子弟多好籠取珍鳥之能言者飲食之誨以人語以是爲樂余生無他好姑以是爲鶺鴒之娛幸無相怪也其性坦曠能自適如此歲己卯君年六十時余在他所不相聞後一年余復過其縣門人陸振奇爲君請且曰君與夫子交厚無一語及之不可余曰然吾當爲之

序已復治裝北上不果爲今年余客居山左忽念與君相隔已越四千里後會未可期愴然至不可爲懷昔昌黎稱孟東野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每誦此語輒恍然與君相接因爲略述其夙昔而爲之序其與世寡諧及中所自得處皆可即此想見云

篳圃先生壽序

余髫髻時與金君兆奇同以童子就試於縣金君奇余文所至輒向人道說時吾師篳圃先生方主其家而倪君藻垣沈君宗道與君同受業於吾師者也亦與余訂交於塗次以是元啓雖未獲拜先生先生早知有元啓之名後二年設教吾里元啓始從而受業焉先生敦飭自守不爲已

甚之行檢身御物動有矩則其訓士推己所得開誠欵誘
士皆樂而歸之精別人材士經奬識不數年輒繼踵登第
去故人尤服其持鑒之明先是先生嘗言沈君鄉舉必先
金君顧入學反在其後比金君先補學官弟子沈君意不
樂先生曰吾向固有成言矣及是歲里中同試之士先生
許可者五人皆獲儁而元啓與沈君亦與其列已而先生
以壬子領鄉薦沈君亦以是歲登賢書乙榜至乙卯倪君
獲薦戊午金君又薦最後甲子歲元啓亦幸忝與薦書人
謂吾師門下科目之盛幾於歲占其一爭以得士為先生
慶而先生亦自喜其賞識之不謬焉先生自領鄉薦後得
官中書舍人歷內閣典籍秩滿外遷當為郡丞已奉　特

旨改歷主事晉階奉政大夫尋請告歸先生於是年七十矣先生仕宦以後未嘗設館授徒而其履爲所經諸後生執經問業經其指授往往克有成立其在他所不論同郡之士若汪君仲鈖錢君汝恭魏君攀龍張君灝皆先生所造弟子也時余與金君先後薦於南宮而錢君以鄉進士出宰沭陽倪君待選銓部其餘俱領鄉薦而先生三子皆嶄然露頭角識者咸謂其必當踵武以起於是先生之誕在今月某日門下諸進士相率捧觴稱慶於堂而屬余爲文序之往余計偕在京會先生奉　命出督通州倉儲事邀余館其邸第令與叔子孝烜共游處因得亟侍先生於公退之餘先生肫然師弟之愛所以教誨之者無間於弱

歲講業之時其遇事謹審不挂於過差與之處使人詠卒之意俱消嘗語元啓曰心之細粗不特可覘學術實即人品貴賤之所由分以此觀人益可歷驗先生不妄爲議論其發於中所獨見者往往令人可味如此今門下同業諸君各抒所負方將與先生諸子本其平昔講論服習者實而措諸當世而元啓自念得以其名徹先生左右者迨今餘四十年矣先生之屬望於元啓者甚至而不肖無狀坐廢

淸時無以彰顯先生敎澤之始今擧觴從諸君子後其亦何能無愧矣乎而先生之盛德固夙所心慕而樂道之者因不揆逾分僭爲論之如此即以爲先生壽考無疆之祝云

代葉撫軍爲曹郡僚吏公祝徐封君壽序

曹州太守徐君之父封奉直公以十一月十六日爲其誕生之辰今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爲甲子一週郡之僚吏豫相戒將以其月致慶禱公囑太守君一一謝却之諸僚吏無以致其情乃謀以言爲賀而請序於余余初爲銅山令時公之兄實爲豐縣及爲銅沛同知與河營守備同事守備君又公從父兄也先後兩與徐氏結寮采之驩得熟聞其家世而余之從子爲單令實爲太守君屬邑之吏朝夕奉承敎令兼悉公平居行事之實衆謂知公者無過於余余曷敢以不文辭惟徐氏世有科第然不屑爲雕𩞁小儒敦孝弟重節槩尤留心經世之務能習勞苦以砦嫁偷惰

為大戒蓋其家學相承如是當吳三桂畔逆時公祖以鄉進士令寶雞賊據牛頭山俯瞰城闉我軍仰攻弗克寶雞公自以家僮五百人攻其後砦破之大軍乘勝逐北賊遂以潰公父初以高等生例選縣學教諭不得即棄去習孫吳業成武科進士以侍衛應　制賦詩稱　旨改除兵部員外郎歷官內閣學士公幼隨閣學公徧歷外任閣學公最憐愛之尤能盡歡於兄弟其孝友之德雖其兄豐縣公嘗自謂弗如其課子尤最勤篤太守君既登賢書猶延師訓督不少假公既官家子老為封公太守君迎養官署所以承將之者靡不至然公殊不樂自為安逸於署中督諸童奴闢地藝圃至手鍤以從躬運佽甌不以為勞雖老筋

力康強能馳馬至數十里縱鷹犬逐狡兔入視之壯年男
子如也余往見河督儀封公數稱太守君敦敏樸誠有遠
大之目觀公行事益知太守君家學之有本又聞學公昔
爲河督凡一隄一埧必躬往相視驅馳河上與下吏均辛
苦年八十餘猶自謂能挽強弓騎生馬公所爲抑猶有其
先世之遺風焉然則公之所以承先而啓後者即此已足
覘其槩矣公於濟人利物事若已所嗜慾必愜其志雖甚
費不吝宗族姻黨無一不被其恩而其習勞自勵尤足以
見徐氏家法之厚與公承先啓後之饬益體公此志以服
勤王事其庶乎獲免於鰥曠之譏矣是亦僚吏諸君之所
當法也於是爲具著其所以然者以致諸君壽考無疆之

祝而凡賀者之姓名則爲列書於其左

代張儀封壽徐封君序

封奉直大夫徐公以乾隆癸未十一月某日爲其六十之誕辰其子曹州太守績來請余文以爲壽惟徐氏世爲三韓望族公祖寶雞公令寶雞值兵誅吳三桂時承檄驅馳軍間懋著勞績時有疑諸鄉大姓爲內應者寶雞公以百口保之巳而遭誣去職功懋不彰論者謂寶雞有陰德其子孫必有大食其報者公父閣學公被 聖祖特達之知由侍衛改官部曹敭歷中外爲時名臣雍正間故相陳文勤公巡撫山東入覲 世宗特擧閣學名詢之有漢軍中第一之褒時閣學方觀察兗寧道其後歷藩臬陟官內閣

學士爲河道副總督其淸德重望至今朝野能道之公爲閣學第三子自閣學歷官外服一一以公自隨凡囊篋細碎精密無遺實公之賴閣學公位至九列及其退老於家貧無經月之儲公於是時經營養具尤能竭盡其心資量寬洪不屑屑與人較短長雖拂逆之加能怡然安之故與物無忤與諸兄弟聚處數十年驩睦無閒其至性隱行葢有非人所能及者迺羣從諸子如巳子自太守君未仕時嘗賣田得銀將給他用會兄子蒞官物追呼正迫即舉畀之其他內外姻黨其後人孤弱無倚者公爲收養敎誨之若是者不可一二數喜方書多得禁方躬爲藥齊以活貧人其樂於濟物又如此尤勤於課子太守君弱冠登賢書今

守劇郡簿書應接無寧晷猶自刻勵日閱史傳考成敗以卷帙自程不中程不止其意殆不欲以今之俗吏自爲繫公之教然也余既熟知公家世又太守君初爲運河通判余識之及知濟寧往來情好益篤余既甚愛其材尤諄諄以讀書學古相勉勗今知其能自程督如此益知公所以爲教今公年甫及耆其氣貌偉然尙如強壯時諸子皆秀發其文之夫亦以參領出鎮遐服游歷封疆而太守君方著聲跡有遠大之期公之所以享其後祿者正未有艾而余獨敘公平日孝友任卹之行本其厚德之不忝前人者以著公遐福之克宜卽以致余頌禱之意云

何氏雙壽序

山陰何子謙數爲余道其尊人素先翁之賢翁兄弟六人一兄自幼騎危下墮得病不能仰其後諸兄弟分異翁念兄負筋骨之疾不能作勞治養具獨與同產而居御僮奴治田畝供賦役歲時賓戚好問恐躬親之而使其兄優游於無事兄性卞急翁善承意旨視色稍厲卽引退少焉氣平輒復進笑語如初以是驩然無間者十餘年其後翁四子二女皆漸長兄子二人晩得又皆幼不忍以私累之重蝕兄分受之產乃均析爲二使兄得自有其贏餘而田賦出納及一切門戶事仍代服其勞兄沒其長子客遊他所未歸翁爲理其後事尤盡其誠配沈孺人性慈惠撫臧獲雖一果餌之食須賜之必周而均里嫗以緩急告必得所

欲事其姒尤孝敬於家事一不敢以自專人謂與翁合德云翁遇族戚皆有恩嘗爲其族子買地葬其兩世未舉之棺者五子謙兄弟歲寄脩脯資翁游宴之費者翁輒積以買田歲所入以班親故之貧者其樂施予又如此於是翁以乾隆癸未正月某日爲其八十之誕辰孺人後翁一年生其誕在十月某日將於獻歲竝舉壽觴子謙乞余一言爲之序余聞翁年壯艾時嘗歷游燕晉秦閩之域晚而歸老鄉閭息機觀變又三十年閱世久而更事多擬之於古空不愧更老之選余方欲從饋酳之餘乞翁一言以自淑而予謙顧使余爲之言不亦悖乎雖然余不能爲言第即翁所自爲者而代之言予謙歸試以余言張諸堂壁至期

內外諸戚稱慶其家相與誦叙之言當必有悚然動於其中者葢其於孝友睦婣任卹之義備矣由是其弟兄族黨間相戒以翁孺人行事爲法異時風俗之厚追溯本原必曰此翁與孺人之敎也則夫翁與孺人之壽將自此而及於無算焉區區百年之期奚足爲有德者之須禱哉遂書之以爲翁孺人雙壽之序云

祇平居士集卷十終

奉天門人佟澤洪訂